

日本，

一个危险的邻居

管钢◎著

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与人种有关。属于棕色矮黑人种。

在20世纪末的一项基因调查中，

矮黑人种血统还占有

日本人口基因的30%。

这个比例可不算小。也有陆桥移民

通古人种说，但是阿奴伊

原住民族的存在，通古斯移民一说

就基本不可采信了。由于人种基因的原

因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

某些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并非

全部都是负面的。

日本色情业泛滥，甚至在街头

都有色情业的广告，书店里有

专门的书架摆放色情的漫画，

陪酒是个正常的拿得上台面的职业，

投身色情行业的男女

谨以此书献给在

日本侵华战争中死伤的

苦难同胞们！

JAPAN,
one dangerous neighbor

谨以此书献给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

死伤的苦难同胞们！

黑帮是混合体，首先是日本浪人日本20世纪政治动荡后，离开大名四处流浪的武士。

在武士阶层被废除之后，许多武士失去了生活重心，

逐渐转向暴力犯罪，也有些武士开始经商

或从事见不得光的行业，

譬如开设赌场或游廊。

一个难以理喻的国度，
自视「吾乃神国」；

犯下滔天罪行，
却屡屡回避；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看清它！

许多武士失去了生活重心，逐渐转向暴力犯罪，

也有些武士开始经商或从事见不得光的行业，

譬如开设赌场或游廊。这些暴徒、浪人以及

进入口

同点：

量都有个共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JAPAN,
one dangerous neighbor
日本，
一个危险的邻居

管钢◎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 一个危险的邻居 / 管钢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77-0300-6

I. ①日… II. ①管… III. ①日本—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0509号

书 名: 日本, 一个危险的邻居

著作责任者: 管 钢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300-6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家 / 1

- 第一节 难以理喻的日本 / 3
- 第二节 关于种族和国家的起源 / 13
- 第三节 日本的神道教 / 25
- 第四节 日本的黑社会 / 31
- 第五节 日本滥觞的色情业 / 40

第二章 中日两千年恩怨不断 / 55

- 第一节 明朝以前的中日关系 / 57
- 第二节 清朝时期的中日关系 / 73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 / 78
-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日关系 / 88
- 第五节 日本人惯于使用欺骗伎俩 / 95

第三章 中日战火连绵 / 103

- 第一节 唐朝白江口战役 / 105
- 第二节 元朝伐日战争 / 106
- 第三节 明朝抗倭援朝战争 / 109
- 第四节 清日战争 / 113
- 第五节 民国抗日战争 / 119
- 第六节 历史还会重演? / 128

第四章 日本的经济命运(上) / 139

第一节 日本亡国 / 141

第二节 恢复国民经济 / 153

第三节 泡沫破裂 / 163

第五章 日本的经济命运(下) / 189

第一节 日本经济衰退的不可救赎 / 191

第二节 连年逆差，债务如山 / 203

第三节 安排后事的安倍晋三 / 218

第六章 日本政治的迷失 / 227

第一节 日本右翼与新民族主义 / 229

第二节 日本政党政治的乱象 / 235

第七章 日本的追求——国家“正常化” / 243

第一节 核泄漏泄露了天机 / 245

第二节 日本非常渴望“正常化” / 251

第三节 资源劫杀决胜论 / 259

第四节 日本的长期战略与“入常” / 279

第五节 “钓鱼岛”——可能的战争导火索 / 287

参考文献 / 306

CHAPTER

第一章



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家

第一节 难以理喻的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位名叫井上千代子的日本妇女的自杀事件曾轰动全日本。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静静死去。整个过程是怎样一种难言的痛苦，但是千代子默默地承受了。可能大家忍不住要问，她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

日本的统治者在舆论控制方面，往往采用“环境高压、重复催眠”的办法，从而迷失日本国人的正常判断能力。这种催眠通过不断地重复，使事情由量变到质变，最终成为一种“自我催眠”。当然，“自我催眠”要比“外部催眠”有效得多，可使日本国民迷失于这种循环重复的环境诱导、暗示之中，以至于发动战争都能成为全民意志。

井上千代子的事例则可以说明日本“现人神”对日本国民催眠的邪恶程度：1931~1945年的侵略战争期间，随着战事的扩大和战线的延伸，越来越多的日本男性被派往战场，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在“总体战”的方针下被动员起来，成为“后方”的主力军，在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井上千代子是侵华日军大阪步兵第37连队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为了激励参加侵华战争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在中国东北“效忠天皇”“为国奉献”，在丈夫出征中国的前夜，她在丈夫身边刎颈自杀。她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中这样写道：“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果让我说为什么而喜悦，那就是能在明天丈夫出征前先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从此以后不要对我有一丝的牵挂。”

当时，井上清一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眼看又要上前线，他在蜜月的最后两天终日郁郁寡欢，产生了厌战思想。若不是战争，他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死别。而这一切，新娘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千代子自杀后的次日清晨，井上清一发现了妻子仍有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他竟没有掉一滴眼泪，而是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反人类战争的罪恶行程——在大阪港乘船到了中国。井上清一就此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之一，指挥部下残酷地虐杀中国人，成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1932年9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井上清一，他是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的指挥官。



延伸阅读

平顶山惨案，日寇的暴行

新华网东京9月6日电（记者冯武勇 刘秀玲）日本民众6日在东京举行“平顶山惨案”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承认惨案事实，向遇难者和幸存者及其家属谢罪。

纪念活动由“让抚顺告诉未来实行委员会”主办。委员会代表、



图 1-1 平顶山惨案



图 1-2 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

骏河台大学教授井上久士介绍了“平顶山惨案”基本情况以及惨案幸存者针对日本政府的诉讼经过。他说，长达10年的诉讼结果显示，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已到极限，最终解决问题需要日本政府拿出政治决心。

1932年9月16日，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以“通匪”为由，将包括老人、妇孺在内的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百姓驱赶到抚顺郊外的平顶山下集体屠杀，并焚尸灭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日本女性史学家泽地久枝^①曾调查了独立守备大队的军官人事任命表，并确认井上中尉就在其中，由此推断出下达命令屠杀中国平民的应该就是井上中尉。可见井上千代子的自杀对于勉励赴“中国事件”作战的丈夫、对于鼓舞日本侵略军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

千代子的死激起了日本人的战争热情，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产生了。千代子也被天皇封为“昭和之烈女”。与侵略战争紧密相连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更是产生于日本军国主义母体的一个怪物，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举世罕见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在

^① 泽地久枝，现年80岁，日本著名女作家。

战争中，它像病菌一样在日本迅速孳生繁衍，短短十年内其成员由40人猛增至1000万人。它为虎作伥，充当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帮凶，有效地协助了日本军队实行侵略战争。

水是日本的甜，树是日本的绿，空气是日本的新鲜，大米是日本的好吃，啤酒是日本的可口，生鱼片是日本的鲜美，汽车是日本的好使，地铁是日本的准点，飞机是全日空的安全等，这些都是舆论导向反复暗示、催眠的结果。

除了舆论的催眠，日本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往往会毫无掩饰地表达出来。譬如，前些年日本列岛稻米歉收，引起一场大风波。国产大米歉收，进口就是，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又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量对策；又是总理大臣亲自去农村视察，了解稻穗生长情况等。问题其实就出在日本人那张过于挑剔的“嘴”，吃惯了自家产的大米，就再也吃不得别国的大米了，好像人家的大米全是“糟糠”。为了限制外国商品进口，还有日本专家说，日本人的消化系统与西方人不一样，不适合吃外国的牛肉和大米。类似的还有，日本人说，美国的滑雪板在日本毫无用处，因为雪不一样。而令大家吃惊的是，这样的理由日本人竟然都是相信的^①。日本的媒体也跟着大肆渲染，什么“中国米有沙子、老鼠屎”啦，“泰国米不粘”啦，“美国米用化肥”啦……于是，一场抢购国产大米的狂潮在日本兴起。

“不久前，受到鳗鱼和饺子事件的影响，中国产的蔬菜在超市的货架上消失了。如果在日本生产，应该不会担心有农药的问题”^②。

日本习惯“把不快的事、不好的事、讨厌的事隐藏，或者拐弯抹角，藏头露尾，总体上造成日本国不大有坏事的印象。”日本民族是一个难以接受批评

^① [英] 爱德华·钱塞勒著，姜文波译：《金融投机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九章“神风资本主义”。

^② 李小牧著，坤伦译：《日本有病》，珠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李小牧，湖南人，歌舞伎町案内人，在歌舞伎町开了一家“湖南菜馆”——笔者注）。

的民族，哪怕这种批评源自内部，完全出于善意。

一本抨击日本人国民劣根性的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横遭封杀。作者高桥敷，原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算是客串了一把作家吧。此书于1970年首次出版时，在日本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作者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该书被禁，高桥敷还丢了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的官职。十五年后此书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慨叹：批评日本人在当时是个禁区，在“身为日本人，却说日本人坏话”“混蛋”之类的打扰与威胁之下，他不得不屡次躲藏起来。

下面引用一段美国人的评述：

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

“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报纸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交战。”在美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当日本在塞班、硫磺岛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托词说，这是因为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精神战斗力；而早在日军炫耀其伟大胜利的那几个月，早在珍珠港之前，这种口号一直起到了进军战旗的作用。19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当然，日本其实也担心其真实军力不够用。在整个1930年代，国民收

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偷袭珍珠港那年，国民收入有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大舰巨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犹如武士的佩刀，质量象征的是他的内在道德品质。

战时的日本把这套信仰发挥到了极致。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4个字。他们的飞行员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编队飞回机场。一名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部下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极其苍白，但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长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啊

哟，他死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被击中，受了致命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上尉的身体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强烈的责任感支撑死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一段胡编乱造。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首先指出一点，这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这一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上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这样的境界。上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投降的耻辱在日本人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与我们美国人的战争惯例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带着惊讶的轻蔑语气谈论美国战俘要求日方把他们的名字通报给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对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美军在巴丹半岛的投降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他们本以为美军会像日本人一样战斗到底。日本士兵对美国人不齿于成为战俘这一事实感到难以接受。

西方士兵同日本士兵在行为上的最富戏剧性的不同毫无疑问就是后者在成为战俘后所给予盟国军队的合作。日本战俘不懂得在这种新环境中的生活规则。他们已名誉扫地，作为日本人他们的生活已经终止了。只是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稍多的日本人想到，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他们也许能够回国。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表示，“但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就做一名模范战俘吧”。他们后来做得

比模范战俘还要好。这些过惯了军队生活的老兵油子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详细地把弹药库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备情况告诉我们，并为我军写宣传稿，与我军轰炸机的驾驶员一起出航，为他们指点军事目标。他们这时就好像揭开了新的一页似的，虽然在新的一页上写的东西同过去写的截然不同，但他们却以同样忠实的态度实践自己新的人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是这样的。也有少数人同我们势不两立。总之，为了让战俘如此改善行为，必须先创造某种良好的条件。很可以理解美军指挥官对是否按其表面价值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时很费踌躇，有些战俘营根本就不打算利用任何战俘所能提供的帮助。然而在有些已这么做过的战俘营里，起初的疑虑被打消了，战俘的诚意越来越得到了信任。

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战俘的这种转变。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先把每一件事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上，一旦失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纳另一条行动路线。这是我们在战后也可指望的行动路线吗？或者这仅仅是个别被俘士兵特有的行为？就像我们所面临的日本人的其他一些战时他们不得不做的特异行为一样，在我们面前又提出了种种问题，即有关他们所习惯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有关他们各种制度的作用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学会的思考和行动的习惯的问题。

——《菊与刀》^①

“日本显然存在着极端种族歧视。这种偏见针对少数人口，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尤其是在日本少数民族中占绝大多数的朝鲜人。许多朝鲜人及其混血儿为了在日本社会中求得发展，常隐瞒身世。因为日本人是狭隘、讲宗派、强调统一性的民族。”^②

^①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著，北塔译：《菊与刀》，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6页。

^② [新加坡] 李炯才著，傅光明译：《日本：神话与现实》，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原来以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只有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才存在，没想到在号称单一民族的日本居然也有这么一群。

以前日本的社会等级和中国相似，也是“士农工商”。但在“商”之下，还有一个被称作“秽多”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是怎样产生出来的，现在已经没人说得清楚了。大约是在平安时代（距今约1000年前）就已经有了。那时日本由许多小国构成，成天打仗，需要有人处理战场上的死尸，这类贱民在日本被称为“秽多”。

还有一类叫“非人”，他们是日本古代罪犯的后代。专门被流放到佐渡岛上，过着没有人管也无人过问的生活。就连战争，也不会被征兵。

封建时代的日本，对于贱民的穿衣、住房都有明确的限制，不许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日本的部落民和印度的贱民十分类似，只是日本对此掩盖得相当好。

贱民们一般住在被河围起来的地方，与一般人隔绝，河上是连桥都没有的。贱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有时帮人打工换得一口饭吃。吃完后主人肯定会把“污秽”的贱民们用过的碗砸掉。

贱民只存在于西日本，主要分布在兵庫、奈良、三重等县，最东只到长野县。与日本其他少数民族如阿伊努人、琉球人、韩国人不同，部落民从血缘上讲，都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有说部分部落民来自第二次元朝侵日战争中被俘虏的中国人）。但他们的地位甚至比少数族裔更低，不被主流社会当作人所看待。根据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日本的部落民^①，大约有200万人左右。

一直到战后，自民党才给了贱民们选举权，改称其为“部落民”。让贱民们和其他国民平等，但是部落民还是经常因在升学、就业时容易被人认出来而

^① [美] 詹姆斯·L·麦克莱恩著，闫柏伟译：《日本史》，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附注第16。

受到歧视。

在日本入学、入职的表格中有“本籍”这一栏，也就是“籍贯”的意思，日本的“本籍”精确到了村。部落民只居住于特定区域，所以只要一看这人的“本籍”，就能清楚的判断这人是不是“部落民”。为了保护部落民的人权，政府采取了容许部落民更改户籍上的本籍记载的措施。到这几年更是干脆把有关表格上的本籍填入栏取消了。

部落民把这些措施看作自民党的恩惠，于是部落民就成了自民党的大票田。其他党派也看出其中的甜头来了，大家一拥而上，争相向部落民献殷勤。只要是有关保护部落民权益的法案，没有通不过的。而部落民由于自己过去的惨痛经历，也对政治特别关心。

这一去一来，矫枉过正。现在不是歧视部落民的问题，而是逆歧视了。部落民主要从事皮鞋业及其他鞋业，并且不交税。日本海关对皮鞋及其他鞋子的进口课以27%的重税，就是为了保护他们。

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偏见和歧视不是那样简单地就能消除。尤其是在结婚的时候，关西人是很讲究这件事的，决不能让那些“贱民”玷污了血统。其实不止一般人，就连神户制钢所这样的大企业都不例外。几年前，神户制钢所雇用私人侦探调查雇员的出身是否为部落民，并制成名册备用的事让媒体曝了光，成了一大丑闻。

像神户制钢所这样的大企业都这样，那么其他关西的大企业如何呢？大概也是差不多的了。只不过神户制钢所的“点儿”有点背，撞在了枪口上。所以说，偏见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消除的。